四庫全書

史部

皇清開國方略卷七

太祖高皇帝 天命五年庚申六年辛酉七年壬戌

天命五年春正月丙申遣使齎書察哈爾

先是察哈爾林丹汗遣使康喀勒拜瑚齎書來詞意驕慢事在四年十月諸貝勒大臣閱之皆怒或請斬其使或請劓鼻馘耳而後放歸

太祖諭曰爾等怒之是也吾亦未嘗不怒但與使者無涉

遣使者罪耳姑留使者吾亦有以報之遂羈康喀勒拜

瑚

報以書曰閲來書自稱四十萬蒙古之主稱吾為水濱三萬人之主何故恃其衆以驕吾國乎聞昔明之洪武取爾大都時四十萬蒙古摧折幾盡逃竄得脫者僅六萬屬鄂爾多斯者萬人屬土黙特者萬人屬阿蘇特雍謝布喀喇沁者萬人固各有所主也其餘三萬亦不皆屬于爾以不足三萬人之國乃遠引陳言驕語四十萬而

輕吾國為三萬人

天地豈不知之吾國即不若爾之衆吾力即不若爾之强

然仰蒙

天地眷佑以哈達輝發烏拉葉赫暨明之撫順清河開原鐵嶺諸處悉以授予來書以廣寧為爾收賦地欲我弗征若征之將不利于我使我與爾平日有隙出此言宜也乃本無釁隙何故為異姓之明出此惡言豈不抗

天意倒行而逆施耶我惟至誠格

天

天乃錫我智勇眷顧獨隆爾豈未之前聞焉能不利于我哉且爾之收賦于廣寧也豈爾能興師轉戰多克堅城彼畏而與之耶抑姻婭和好愛而與之耶如愛而與之錙銖之利受之何為爾誠能復爾大都三十四萬蒙古之衆則爾出此言也亦無足怪昔我之未征明也爾嘗與明搆兵盡失其鎧冑駝馬僅以身免及再搆兵岱青格根之護衛及從者十餘人為明所殺爾毫無所獲而

回且爾侵明者二俘何人衆克何堅城敗何勁旅明何畏于汝乎況明之賞汝從未有如此之厚者徒以畏我征伐之故誘汝以利耳爾果有知識來書宜云明我深讐也惟

天地眷佑之主能破其城敗其衆願同心協力以圖之如是立言不亦善乎乃惟利是嗜以有限之金帛搆怨于素無嫌怨之國

皇天后土寧不鑒之林丹汗得書縶留我使臣碩色武巴

什

太祖聞我國使臣已被殺欲殺康喀勒拜瑚

四貝勒諫曰我使臣未必見殺或傳聞者誤耳當遣康喀勒拜瑚同來之人持書往約各歸使者如踰期背約戮之未晚

太祖遂遣其人齎書往期以還我使臣我亦遣還康喀勒拜瑚否則必殺之林丹汗置弗答會喀爾喀使臣至言碩色武巴什已為林丹汗殺以祭旗

太祖待之月餘

諭貝勒大臣曰令已踰期我使被殺無疑也乃斬康喀勒

拜瑚後碩色武巴什密通守者去其杻械遂潛脫

歸

三月己卯朔釋扎嚕特部色本還國

先是征明鐵嶺之役色本同兄巴克俱為我國陣

擒見四年七月至是

太祖賜色本蟒衣猞猁猻裘及冠帶靴袍鞍馬遣之還色

本為書自誓永不負
恩對
天焚之而去
辛巳定功臣爵職
分總兵官為三等副將參將遊擊亦如之管牛彔官俱稱備禦每牛彔下設千總四員是月左翼總兵官費英東卒費英東蘇完人也初率衆來歸
太祖授為一等大臣為人忠直見國事稍有闕失極言爭

之畢智殫力以輔國政至是疾卒

太祖欲臨其喪諸貝勒以恐有所忌諫阻

太祖曰此與吾創業大臣同休戚者今先凋喪吾安能弗

往

親往哭之慟惆悵良久至夜半乃還

六月庚戌設納言之木于門外

諭曰凡有下情不能上達者各以欲訴之言書而懸之木

朕覽其辭當就其端末而按問焉

秋八月丙寅征明懿路蒲河懿路城在鐵嶺城西南六十里瀋陽城東北七十里蒲河城在瀋陽城西北四十里

太祖統師征明由懿路蒲河二路進其居民盡棄城奔竄遂收兵駐營偵卒以明兵越我偵探地馳告

太祖方坐遽起曰可擊之奔回俾擁塞其門遂上馬引兵迎擊時明總兵賀世賢李秉誠副將趙率教鮑承先各引兵出瀋陽城駐二十里外見我兵至俱退

太祖命三貝勒莽古爾泰引兵百人追擊李秉誠趙率教

兵過瀋陽城東抵渾河始還又左翼一旗兵追擊賀世賢鮑承先兵抵瀋陽北門斬百餘級

四貝勒欲進擊大貝勒代善與大臣扈爾漢勸止之

太祖命以所俘獲按功分給軍士而還

天命六年春二月癸丑征明奉集堡在瀋陽城東南四十五里

明總兵李秉誠駐兵奉集堡

太祖率貝勒大臣統軍分八路征之秉誠出城六里安營

遣兵二百來偵遇我左翼四旗兵兩路馳擊敗之

追至山上其山下明兵見我兵至即拔營遁我軍尾擊之明兵敗走兩路爭入城我軍追抵壕岸城上發巨礮我參將吉巴克達及一卒中礮死

太祖駐軍高岡離城北三里將旋師有小卒來告三人偕行遇明兵二百殺兩人我得脫走令其兵不遠

太祖諭諸貝勒曰可率右翼兵馳擊吾率左翼兵駐此于是貝勒大臣等率右翼兵搜勦同台吉德格類（太祖第十子）岳託碩託（並大貝勒代善子）擊敗明二百兵追至李秉

誠屯兵處其衆二千皆潰遁

四貝勒別引精鋭護軍至黃山（在瀋陽城東南三十里）明副將朱萬良駐營其地見我軍勢盛不敢抗亦拔營遁

四貝勒追至武靖營而還與分路敗敵諸將士同歸大營

太祖論功行賞遂班師

閏二月癸未犒薩爾滸築城夫役

先是遷界藩軍民于薩爾滸建廬舍復築城（始自五年十月）至是工竣

太祖念築城夫役良苦令犒以牛羣臣請俟出征明國以所獲之牛分給

太祖諭曰治國之道愛民為先猶一家之中為主者宜恤其僕僕以力耕所獲供其主而不敢私其主積有財物亦贍其僕而無所吝如此則上下相親

天心悅人情和無往不善矣夫築城所用木石豈出于築城之地耶鑿石于山採木于林長途轉運亦已疲矣況又版築興作其勞益甚今欲犒之爾等吝惜所費乃為

此言不知征明原以伸大義若為築城犒夫之故而掠
取其牛甚不可也
諭甫畢適有侍衛博爾晉後至
太祖問曰汝從何來喘息如是博爾晉對曰自築城所來
太祖曰爾輕身步行尚且疲憊彼輓運興築之人寧不勞
乎遂計夫役
賜牛並以食鹽給之
三月乙卯取明瀋陽

集貝勒大臣定議征明瀋陽令軍士載營柵攻具乘舟順渾河而下壬子

太祖親統師水陸並進癸丑軍夜行有青白二氣自西而東繞月暈之北至南而止明偵卒知我師夜至聲礮舉烽火馳告瀋陽城明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分兵乘城翼旦我軍至營于城東七里設立木城明兵于城外掘深塹剡木樹塹內覆以秫稭揜土其上內復鑿壕一道沿壕以木為柵近城復有大壕

二廣五丈深二尺皆刳木樹其内又築攔馬墻間留礮眼排列鳥鎗礮具衆兵密布衛守城上兵亦登陴堅守乙卯我軍進攻連敗敵兵繞城掩擊明兵七萬人皆潰陣斬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參將夏國卿張綱知州段展同知陳柏等遂樹雲梯拔瀋陽城忽偵知渾河南有敵兵至

太祖率兵迎之明總兵陳策統四川步兵二萬自黃山來援渡渾河距城七里分立二營皆執丈五竹柄長槍

大刀利刃鎧甲之外冐以棉帽棉被

太祖令右翼四旗兵取棉甲楯車徐進擊之紅甲護軍奮勇先進鏖戰不退

太祖令後軍往助衝突而入明兵大敗追擊至渾河盡溺水死陣斬陳策及叅將張名世而我國叅將布哈遊擊朗格錫爾泰以先驅力戰沒于陣我軍既殲二營之衆復見渾河南有步兵萬餘布置戰車鎗礟掘壕結營用秫稭為障以泥塗之我兵將往戰

有奉集堡總兵李秉誠武靖營總兵朱萬良姜弼領騎兵三萬營于白塔舖遣兵一千為前探我國雅遜率護軍二百往偵見之不戰而退明兵遥躡其後

太祖聞之大怒親統兵往擊四貝勒趨前勸上勿往而自請行

太祖許焉

四貝勒領護軍疾馳迎戰明兵之追雅遜者潰奔掩擊至

白塔鋪又見三總兵統衆布陣

四貝勒不待後軍至即率百騎進擊李秉誠朱萬良姜弼

皆敗遁方追擊時大貝勒代善台吉岳託亦至同

追四十里斬首三千餘級日將夕

太祖復擊渾河以南步兵布楯車衝入破其營斬副將董

仲貴參將張大斗悉殲其衆乃收兵

太祖與諸貝勒率護軍營瀋陽東門外令諸將引衆兵屯于城内翼日論功行賞籍所俘獲分給將士先令齋還褫雅遜職

諭責之曰四貝勒為我國所倚賴如身之有目因汝敗而殺入衆軍中萬一有失雖寸磔汝不足贖汝何故率我常勝之兵望風奔潰挫其鋭氣耶

癸亥取明遼陽

取瀋陽之後五日

諭貝勒大臣曰瀋陽已拔敵兵大敗今即宜乘勢率衆長驅以取遼陽庚申進師至虎皮驛明兵棄城遁遼陽城守官聞我兵至决太子河水于壕閉西閘沿陴盡列鎗礮火器兵環四面守禦甚嚴辛酉日午我兵至遼陽城東南渡河未竟偵卒馳告城西北有兵至

太祖統左翼兵先往明總兵李懷信侯世祿蔡國柱姜弼童仲揆等率兵五萬出城五里結陣

太祖命左翼四旗兵往擊

四貝勒自請進戰

太祖止之曰我已令左翼兵往擊汝勿前進可率右翼兵

駐城旁覘之

四貝勒力請曰令後至兩紅旗兵留城旁覘視可也言畢

遂領護軍前進

太祖命第十二子阿濟格勸止之

四貝勒堅意行

太祖遣兩黃旗護軍往助

四貝勒引軍衝明營之左明兵發礮接戰

四貝勒擊敗之左翼兵亦至兩軍夾攻明兵大亂奔潰

四貝勒乘勝追擊六十里至鞍山乃還當接戰時有明兵

從遼陽西關出（即武靖門）適城旁兩紅旗兵見而擊之

明兵爭入城人馬自相蹂踐死者相枕藉會暮乃

收軍離城南七里駐營壬戌

太祖諭諸貝勒大臣曰覾繞城之水西有閘口可令左翼

兵掘之東有水口以右翼兵塞之

親率兵布楯車于城邊以衛衆軍令囊土運石壅過水口

明步騎三萬出營城東門外列鎗礮三層連發不

已左翼諸將使人馳告曰掘閘口難不若奪橋易

太祖曰橋可奪試奪之若得亟來告吾當進攻此門會壅

過水口畢右翼四旗前隊棉甲軍遂布列楯車進

擊東門外兵明兵連發鎗礮我軍遂出楯車外渡

壕大呼而進兩軍鏖戰不退有紅甲護軍二百人

兩白旗兵千人俱進擊明騎兵遂敗各貝勒部下白甲護軍皆大呼奮射而入夾攻之其步兵亦敗望城而奔我軍乘勢縱擊至東門外明兵死者壕塹皆滿水盡赤時左翼兵奪武靖門橋分擊守壕之兵明兵隱于屋垣舉礮發矢聯綿不絕城上亦放火箭擲火礶我兵奮勇衝突樹梯登城遂奪城西面驅斬其衆據其兩隅城中官民士卒俱驚擾大亂右翼兵攻城北面下馬步行于兩壕之間運

薪芻填壕而戰日將落左翼諸將使人馳告我兵已登城
太祖遂撤攻城兵以益登城之衆是夜城内明兵列炬拒戰達旦有道員牛維曜高出邢慎言胡嘉棟戸部郎中傅國及軍民等縋城而遁平旦明兵拒戰復大敗我右翼兵亦登城八旗同集一處沿城追殺明經略袁應泰在城東北鎮遠樓督戰見城破遂舉火焚樓而死分守道何廷魁率妻子投井死監

軍道崔儒秀自縊總兵朱萬良副將梁仲善參將
王豸房承勳遊擊李尚義張繩武都司徐國全王
宗盛守備李廷幹等俱戰没生擒御史張銓其餘
官民皆薙髮歸順闔城結綵焚香以黃紙書萬歲
牌備乘輿迎
上日正午大張鼓吹導引入城百姓夾道俯伏皆呼
萬歲是日
駐蹕遼陽城衆勸張銓降謂曰

上將以高爵與汝盡往見銓曰我受朝廷深恩厚祿若降

順茍活是遺臭後世也汝國雖欲生我在我惟知

一死而已堅不肯往衆以其言奏

太祖曰彼若知天命來歸宜優禮厚遇之今戰而被擒生

又非其所願以願死之人而我養之豈肯為我用耶宜

遂其志

四貝勒惜銓尚欲生之反覆開導不從聽其就縊而葬之

遼陽既下河東之三河堡東勝堡長靜堡長寧堡

長定堡長安堡長勝堡長永堡靜遠堡鎮西堡平
定堡定遠堡慶雲堡永寧堡清陽堡鎮北堡威遠
堡靜安堡靉陽堡新安堡湯站堡鎮東堡奉集堡
穆家堡險山堡醲場堡紅嘴堡歸服堡狐山驛虎
皮驛鞍山驛石河驛長勇營威寧營武靖營上榆
林十方寺丁字泊宋家泊甜水站殷家莊灑馬吉
永寧監五十寨古城草河新甸寬甸大甸永甸長
甸鎮江鳳凰蒲河懿路范河中固熊岳欒固岫巖

望海堝黃骨島青苔峪海州耀州蓋州復州金州大小七十餘城官民俱薙髮降先是瀋陽已拔蒙古喀爾喀部貝勒卓哩克圖達爾漢巴圖魯巴哈達爾漢錫爾呼納克等所屬二千餘騎乘我兵進取遼陽欲掠瀋陽財粟于辛酉日至瀋陽我隨征蒙古兵在城駐守聞之出擊獲其牛馬無筭生擒三十人至是來獻

命斬二十四人縱六人令持書歸責其侵擾之罪復

頒示朝鮮國王李琿書曰今遼東官民已薙髮歸順降官俱復原職爾仍欲助明則已不然凡屬遼民之避兵渡鎮江而竄者可盡反之若納我已附遼民匿而不還惟明是助異日勿我怨也丙寅釋遼陽繫獄官民其奪職閒住之官悉還職設遊擊八員都司二員以理其事論克城先登力戰諸將士功行賞畢又以遼東既定發帑銀布帛大賚總兵以下各官及衆士卒有差辛未

命第十子德格類姪齋桑古貝勒舒爾哈齊第四子偕八旗大臣率兵一千安撫人民併閱三岔河橋至海州城中官吏及殷富之家張鼓樂肩輿來迎德格類齋桑古攬轡傳令禁軍士奪民財物俱屯宿城上勿入民家次日所遣閱視三岔河之人來告橋已折斷亦無舟楫遂安撫人民而還

夏四月丙子遷都遼陽

遼陽既定

太祖召詢貝勒大臣曰

天既眷我授以遼陽今將移居此城耶抑仍還我都城耶

貝勒大臣等俱以還都城對

太祖曰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若我兵一還則遼陽必復為敵兵據守凡城堡居民悉逃匿山谷不復為我有矣棄已得之疆土而還後必復煩征討非計之得也且此乃明國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地

天既與我即宜居之貝勒大臣皆曰善遂定議遷都移遼

陽官民居于北城闗廂其南大城為

上與貝勒大臣及將士所居四月丙子遷都之

頒諭各城堡安撫百姓

五月壬寅朔令處分臣工以功抵罪

諭曰凡遇應死應笞應罰之罪必追論其功如係勤勞有功之人則當死者贖當罰者免當笞者戒飭而釋之功罪宜令相準亦有功雖多而小功雖少而大者更不可不辨其由武功授職者必行間獲罪乃革其官或他事

獲罪勿議革俾自贖其不由武功授職者有罪則視其輕重或議降或議革馬六月左翼總兵官額亦都卒額亦都每遇攻城略地奮勇爭先多立功績初

賜號巴圖魯後擢為一等大臣與費英東等並輔國政至是卒

太祖親臨其墓慟哭者三乃還

秋七月壬寅大宴羣臣

太祖以克取遼東

御殿宴總兵以下備禦以上各官左右列坐
親酌金巵飲之各
賜衣一襲
諭曰明之萬歷帝土廣民衆不知自足反欲侵奪我國之
地故致喪其將士而又失其疆土此
天之厭明而佑我也然朕仰承
天眷得至于斯者亦賴爾諸臣之力酒一巵衣一襲豈足
以酬功哉但念爾等攻戰之勞以此表朕心之嘉悦而

已

己未遷鎮江沿海居民及金州民

鎮江城中軍陳良策潛通于明將毛文龍令別堡之民詐稱兵至大呼譟城中驚擾良策乘亂執城守遊擊佟養正殺其子豐年并從者六十人叛投文龍其湯站險山二堡民亦執守堡官陳九階李世科叛投文龍

太祖命二貝勒阿敏同

四貝勒率總兵副將等官及兵三千遷鎮江沿海居民于內地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率兵二千遷金州民于復州

八月甲申釋喀爾喀部齋賽還

先是陣擒齋賽及其二子色特希勒克什克圖

太祖諭諸貝勒曰齋賽與二子俱留我國恐彼所有人民畜產盡為族中昆弟侵奪可令其二子更番往來一人在彼保守人民畜產一人在此侍父若齋賽歸期俟喀

爾喀衆貝勒同征明得廣寧之後再酌之可也

賜克什克圖貂裘貂鑲朝衣冠帶靴袍鞍馬遣還事在四年十一月

尋復

賜色特希勒蟒衣冠帶靴袍鞍馬遣還事在五年二月至是喀爾喀部以牲畜一萬贖齋賽送其二子一女為質

太祖刑白馬祭

天令齋賽誓

賜貂鑲朝衣猞猁猻裘冠帶弓矢鞍馬甲百副

命諸貝勒于十里外設宴送之以所質女與大貝勒代善
為妃
冬十一月乙卯擊走明將毛文龍于朝鮮境
時毛文龍屯兵朝鮮境
太祖命二貝勒阿敏統兵五千勦之阿敏渡鎮江乘夜入
朝鮮境斬遊擊劉姓及兵一千五百文龍僅以身
免是月蒙古喀爾喀部台吉古爾布什莽古勒率
衆六百戶并驅畜産來歸

太祖御殿兩台吉朝見大宴之各
賜貂裘三猞猁猻裘二虎裘二貉裘二狐裘一貂鑲朝衣五鑲邊獺裘二鑲邊青鼠裘三蟒衣九蟒緞六緞三十五布五百金十兩銀五百兩雕鞍一沙魚皮鞍七鍍金櫜鞬一有弓矢櫜鞬八甲冑十僮僕牛馬房舍田畝及一切器具畢備

太祖以女妻古爾布什
賜號青卓哩克圖給以滿洲牛彔一蒙古牛彔一授為總

兵又以族弟濟伯哩女妻莽古勒亦授總兵

天命七年春正月甲寅取明廣寧

太祖留族弟鐸弼和洛噶善城貝勒索長阿第四子龍敦之子貝和齊武功郡王禮敦之子及額駙蘇巴海哈達萬汗孫太祖以族弟濟伯哩之妹妻之統兵守遼陽

親率貝勒大臣統師征明乙卯次遼河之東昌堡丙辰寅刻大兵起營辰刻渡遼河明防河兵見我軍勢不可當遂遁走我軍前隊精銳追擊二十里外至西

平堡乃止申刻大軍繼至圍之丁巳招其城守副將羅一貴降不從辰刻布梯楯攻其城四面兵皆潰午刻克之一貴及兵萬人俱殲焉尚未收軍偵者馳告廣寧城兵至我軍迎擊未及成列明總兵劉渠祁秉忠李秉誠副將劉徵鮑承先參將黑雲鶴麻承宗祖大壽遊擊羅萬言李茂春張明先等引兵三萬乘機急戰我兵不暇布陣即飛馳突入奮射衝擊明兵力不能支我軍乘勝追擊五十里

斬殺無算至平洋橋堡劉渠祁秉忠及劉徵黑雲
鶴李茂春張明先戰死全軍盡沒惟李秉誠鮑承
先祖大壽羅萬言遁去會暮還軍
駐蹕西平堡明敗兵入廣寧城明巡撫王化貞知西平堡
已失援兵盡殪遂與監軍道高出通判萬有孚等
棄城入山海關巡道高邦佐奔至杏山驛自縊死
其廣寧守門遊擊孫得功守備黃進千總郎紹貞
陸國志等遣七人來乞降

賜以銀及信牌遣還戊午西興堡備禦朱世勲遣中軍王

志高乞降亦

賜以銀及信牌遣還是日諭諸將士功以所俘獲分别賞

賚餘者給散衆軍己未大兵起行赴廣寧有我國

人石天柱者前投明為千總至是偕秀才郭肇基

出迎曰守城官吏皆遁吾等已守禁城門矣

太祖賜以所乘鞍馬及令旗一又正安堡千總來降

賜以信牌二並遣還庚申大軍行至廣寧城東三里許之

望昌岡城中比戶焚香紳士庶民備乘輿設鼓樂
執旗張蓋俯伏迎謁未刻入城

駐蹕巡撫公廨明遊擊羅萬言前逃入山至是來降其平
洋橋守堡閔雲龍西興堡備禦朱世勳錦州都司
陳尚智鐵場守堡俞鴻漸大凌河遊擊何世延錦
安守堡鄭登石屯衛備禦黄宗魯團山守堡崔進
忠鎮寧守堡李詩鎮遠守堡徐鎮靜鎮安守堡鄭
維翰鎮靜堡參將劉世勳守堡臧國祚鎮邊守堡

周元勲大清堡遊擊閻印大康守堡王國泰鎮武都司金礪劉式章李維龍王有功及壯鎮堡閭陽驛十三山站小凌河松山杏山韋馬嶺戚家堡正安錦昌中安大静大寧大平大安大定大茂大勝大鎮大福大興盤山驛四十餘城之官各率所屬兵民來降

太祖駐軍十日從廣寧城移軍向山海關明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等盡焚沿途村堡廬舍而走大軍至

中左所在寧遠城西南乃還仍

駐蹕廣寧城大貝勒代善與

四貝勒奉

命率兵往義州移其戸口至則閉城以拒招諭不從遂攻

克之斬其駐守兵三千

二月壬午宴勞歸附蒙古部長

蒙古烏嚕特部貝勒明安諤勒哲依圖索諾木吹

爾扎勒達賚密賽拜音岱噶爾瑪昂坤多爾濟固

祿綽爾齊奇卜塔爾布延岱伊璘齊特凌同喀爾
喀部貝勒錫爾呼納克及台吉等率所屬三千餘
戶並驅其畜產來附
太祖宴勞之廣寧城
賜以貂虎狐貉猞猁猻等裘蟒衣紬緞布帛金銀田廬僮
僕牛馬糗糧器具等物各授職有差
諭之曰我國風俗守忠信奉法度無盜賊詐偽無兇頑暴
亂拾遺于道必還其主人情敦厚如此是以獲膺

天眷爾蒙古未嘗不持念珠頌佛號而欺詐横逆之風不息

天弗汝佑俾爾諸貝勒自亂其心殃及國人今爾等既歸順于我賢者固予優禮無能者亦皆撫育自後勿萌不善之念若怙惡不悛即以我國法度治之癸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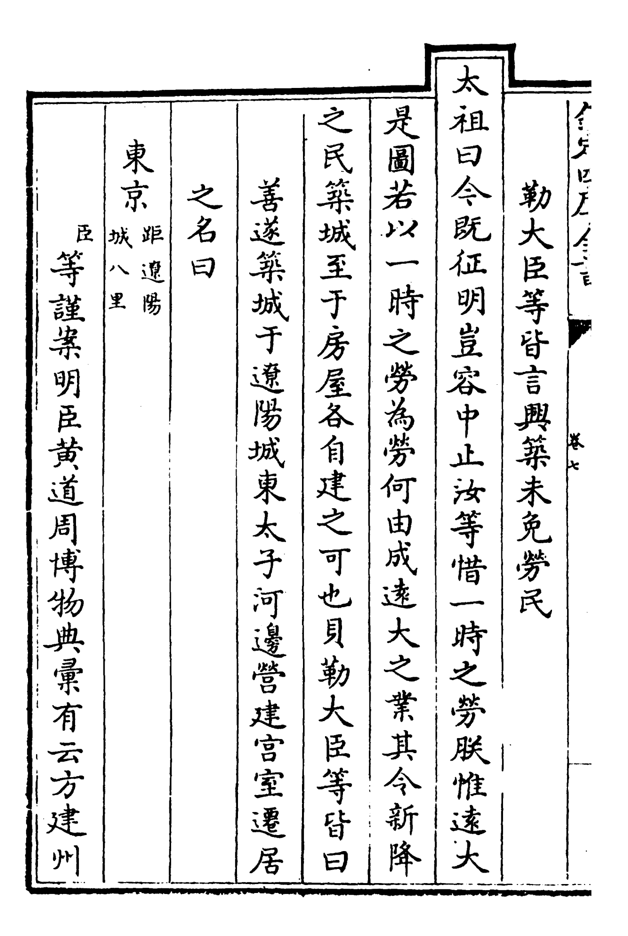
駕還遼陽留諸貝勒統兵守廣寧城以河西歸降各城堡官民移之河東時有西平堡逋去副將鮑承先亦來歸

三月己亥勗諸貝勒同心輔政

諭曰治國者不可恃才自恣獲罪于

天且一人之識見不及衆人之智慮今命爾八人分主八旗為和碩貝勒同心謀國或一人心有所得言之有益于國七人共贊成之庶幾無失當擇一有才德能受諫者嗣朕登大位若既為貝勒所行不善聞善言不心悦誠服而有難色或已既無能又不能贊成人善而緘默坐視皆不可為貝勒當選子弟中賢者易之彼即不樂

從亦不容違衆議也貝勒或有事他適必告于衆不可
私往凡事毋一二人私議必集衆共商應入奏者亦偕
衆入奏相與舉賢良退讒佞以治國政朕所厚期焉是
月
諭貝勒大臣曰我國家承
天眷佑遂有遼東之地然遼陽城年久傾圮東南有朝鮮
西北有蒙古俱未帖服若釋此而征明國恐貽内顧憂
必更築堅城分兵守禦庶得坦然前驅而無後慮也貝



勅大臣等皆言興築未免勞民

太祖曰令既征明豈容中止汝等惜一時之勞朕惟遠大是圖若以一時之勞為勞何由成遠大之業其令新降之民築城至于房屋各自建之可也貝勒大臣等皆曰善遂築城于遼陽城東太子河邊營建宮室遷居之名曰

東京（距遼陽城八里）

臣等謹案明臣黄道周博物典彙有云方建州

長驅開鐵以吾敗軍餘氣不可復鼓故得折箠立下及既併北關竟徘徊歳餘不越遼瀋尺步何哉以吾兵食稍集戰不足而守有餘耳惟當養吾全力操縱于飢飽勞逸圖之以漸無奈戰守茫無成畫也戰而失以不能守為戰罪守而僅保無失則又以不能戰為守罪于是一戰而失瀋陽再戰而失遼陽又有不須一戰而拱手以送者如廣寧是已又云遼左之人生二子則

以一人私役于建州給之銀暨貂卒歲還家值
滿十五六金建州錢積如山無所用之還家者
各畀銀三兩令盡力負錢所過給以飲食負重
者或致腰背盡折故城破之日驅之而歸不必
以兵威也道周此論乃指天啓初言路紛呶當
我
朝不急取遼左時反罪守者致戰守茫無成畫且不
撫輯人民聽其離鄉就役地未失而人心已有

攸歸其說與明史相合稽之

實錄亦信而有徵明史熊廷弼傳初為經略開鐵雖失遼瀋如故天啟帝立御史馮三元等交章詆廷弼遂罷之故道周謂僅保無失又以不能戰為守罪即廷弼自辨請勘疏所云收拾甫定鬨然責戰朝堂議論全不知兵者

實錄天命五年八月我軍征明懿路蒲河明瀋陽兵出城二十里外見我軍至即退弗蹈前此赴援撫順

覆轍時廷弼尚未罷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聞瀋陽兵出城僅
諭令擊之奔回未嘗攻圍其城及左翼一旗既抵瀋陽北
門
四貝勒欲進擊大貝勒代善大臣扈爾漢勸止所以勸止
之故不可得而聞要必彼之戰不足而守有餘
為我
廟廷所燭照然覲廷弼請勒限發兵疏云臣初到時猶得

張大虛聲多方揺惑以冀敵疑不輕出今日久情見一一皆被間諜報知又敵兩入開鐵汛割運糧誘賺我兵竟不敢出益窺我無能為而前用之法窮矣據此則所謂守者亦即其疏中所稱紙上虛談耳迨明年二月征奉集堡亦弗攻取之旋師踰月一舉而潰明兵七萬定瀋陽旬日間復破明兵八萬定遼陽及河東城堡七十餘明乃復起熊廷弼為經略其巡撫王化貞欲

聯結察哈爾喀喇沁諸部以逞志于我我是以
乘其戰守茫無成畫七年正月迅振
神鉦克西平堡與平陽橋堡而廣寧降道周所謂不須一
戰而拱手以送豈非
聖哲洞徹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正與偏聽全不知兵者相
反也耶至給銀豎貂令盡力負錢云云
實錄雖未詳稽功均食治委積待羇旅之制而自天命四
年二月役萬五千人築界藩城六月乃竣工五

年十月遷界藩軍民于薩爾滸建廬舍築城六
年閏二月計夫役給牛及食鹽
諭羣臣版築甚勞毋吝惜財物是時所役之民非土著者
自必不少既弗吝惜財物厚給之仍聽還家有
餘財以仰事俯育王道之順乎人情也
洪慈懷保慮及地與敵相隣為敵擾害如天命三年嘉穆
瑚地秋禾成明總兵李如柏遣兵乘夜掩至刈
獲之所殺七十人而去其邊將率皆欺詐橫行

至毛文龍尤甚是以六年七月遷鎮江民于内地遷金州民于復州七年正月既下廣寧遷河西四十餘城堡之民于河東道周所謂驅之而歸固俾出湯火而登袵席擇地以安之焉又

諭貝勒等遠大是圖令新降之民築城于是築城遼陽東

太子河邊盖因降民不皆有墾耕恒産故以工作裕其資生四載之中界藩薩爾滸遼陽興築

城三大役無非敷

恩澤以阜民喀爾喀部烏嚕特部諸貝勒台吉亦各率所
屬歸依樂土
聖德之過化存神有不期然而然者覲于遼陽甫下闔城
結綵焚香百姓夾道俯伏皆呼
萬歲實由
仁心仁政之感孚者深宜道周之以明臣而論述亦云不
必以兵威矣

皇清開國方略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清開國方畧卷八九

內閣中書臣沈颺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皇清開國方略卷八

太祖高皇帝 天命八年癸亥九年甲子十年乙丑十一年丙寅

天命八年春正月戊戌勗大臣持公理事

集八旗大臣

諭之曰朕于八和碩貝勒設大臣八人輔之以觀察其心

誰則遇事不分人已視為一體誰則護已之非不自引

咎而形于辭色八大臣當共持公論知其非即直言責

之如不受即以聞于朕凡國事何以成何以敗宜深為籌畫人之才堪任事者即舉用之才不勝任者即劾罷之行軍之事何以得何以失謀之詳審戰須何器攻須何具悉豫行修治自總兵以下各官孰有功孰有罪核實論奏俾衆知所勸懲朕惟期所生之子孫所用之臣僚經理國事各得其宜則此心泰然而愉快矣是月喀爾喀部台吉拉巴什希布索諾木達賴塔布囊莽果鄂博和各率所屬及他處蒙古凡五百户來歸授官

職有差

賜貂裘猞猁猻裘金銀布帛田畝房舍僮僕牛馬及器用等物先是扎嚕特部貝勒巴克為我國陣擒（見四年七月）其子鄂齊爾桑來質乃釋巴克歸（事在七年正月）至是巴克來朝

太祖嘉其誠遂釋鄂齊爾桑與之俱還

夏五月乙未勞征克扎嚕特軍

先是我國使臣祜類自扎嚕特部台吉達雅虎齋

回馬牛羊並所乘之馬及衣服器械諸物為扎噜特部貝勒昂安忠嫩珠徹特扣肯等以兵要于路盡刼之去祜類還奏曰喀爾喀衆貝勒俱負盟矣惟洪巴圖魯貝勒杜稜謂臣曰我子孫俱有二心我雖訓之不能制然我身必不負盟也未幾昂安復以兵要我國使臣錫喇納碩囉輝二人于路奪其所齎馬牛其往扎噜特部貝勒色本處使臣伊沙穆之馬牛羊亦為所奪事並在五年于是

太祖命台吉阿巴泰德格類齋桑古岳託統兵三千往征

之四月庚辰乘夜疾行翼旦過羅地渡遼河前鋒

總兵達音布率精鋭五十人先至額爾格勒地知

為昂安所屬遂略地而前馳百餘里乃與叅將雅

希禪侍衛博爾晉進攻昂安所居昂安攜妻子及

二十餘人引牛車將遁雅希禪博爾晉率三十餘

騎下馬達音布率十餘騎勒馬立昂安避下馬之

兵直衝達音布達音布拒戰方彎弓發矢昂安部

下一人乘發矢時以小槍迎刺達音布中其口遂墮馬而死雅希禪博爾晉督兵衝擊斬昂安及其子與從者盡獲其妻孥人户畜産又執貝勒忠嫩子桑圖之妻子而還五月乙未

駕出城勞凱旋軍行四十里遇于古城堡南岡樹旗八鳴角拜

天畢

御帳殿出征台吉大臣朝見設宴饗之翼日以俘獲人口

牲畜先

賜出征將士其餘分給在國諸臣有差是日雨

太祖諭曰蒙古之人猶此雲然雲合則致雨蒙古部落合

則成兵其散猶雲收而雨止也俟其散時我當躡而取

之耳時桑圖因妻子軍民俱被擒上書稱

太祖為普天共主之

英明皇帝言臣自來無罪故父在日罪誠有之今大兵下

臨僅孤身得脫妻子俱被俘獲乞

陛下鑒察垂憐
太祖遣使告以妻子俱無恙桑圖遂來朝
命還其妻子與之俱歸
六月甲戌撫慰新附蒙古諸部長
先是
太祖御八角殿集公主郡主等
訓之曰朕仰體
天心勸善懲惡雖貝勒大臣有罪亦執法以治之爾等

婦女茍犯吾法詎可廢法徇縱朕擇賢而有功之人以汝等妻之豈令受制汝等汝等當敬謹柔順茍陵侮其夫恣意驕縱惡莫大焉法不容貸譬如萬物皆依日光以遂其生汝等亦依朕之光以安其生可也

又

諭諸貝勒曰喀爾喀部貝勒原各主部落不受他國約束今之來歸（見六年十一月七年二月八年正月）榮而更圖其榮逸而更圖其逸也烏嚕特部貝勒因蒙古國主殘暴慕我而來歸

也見七年二月此等歸附貝勒當與我國貝勒一體視之即有罪勿論死俾還故土可也至是

諭歸附蒙古諸部貝勒曰爾等居我國立家業結婚姻有娶我諸女者勿以諸女為畏朕因爾等遠來歸附憐恤爾等俾各遂室家之樂豈令受制于婦女乎朕嘗聞察哈爾汗以女妻侍從大臣每陵侮其夫虐害服役之人若諸女中有如彼者爾等勿徒嗟怨必告于朕罪至死則誅之罪不至死則廢之更以他女妻焉奏聞而不加

懲治咎在于朕不奏聞則咎在爾等凡有艱苦之情毋隱諱各以直告

丁亥㝡羣臣勤職

集貝勒大臣及百官

諭曰凡有官者不可自曠乃職玩怨宴安今我國中漢人蒙古雜處其或逃或叛為盜賊為奸宄者宜嚴察之爾等果能殫心竭力各勤職業復嚴察所屬使人不敢為惡國治矣朕心安矣乃見任用爾等之有益否則匪類

乘間迭起國由此亂朕亦豈能使爾等長享祿養耶

天命九年春正月辛酉巴約特部衆來歸

初巴約特部台吉恩格德爾先蒙古諸部長來朝見乙巳年

太祖以弟貝勒舒爾哈齊女妻之事在天命二年至是偕郡主來

朝請移部衆留居

東京

太祖嘉其誠與之盟

賜以制誥惟叛逆不赦其他過犯俱免罪

命貝勒等統兵移其部下人户來歸

駕出城設宴章義站在瀋陽城西南

東京城北即金

朝之章義縣

賜恩格德爾及其弟莽果勒岱雕鞍良馬貂裘各一恩格

德爾子囊努克們都達哈莽果勒岱子滿珠什哩

猞猁猻裘各一既入城

賜田宅金銀貂皮猞猁猻皮緞疋器用及耕作之具又以

平定堡人民給之平定堡在遼河東見六年三月

二月庚子遣使與科爾沁部長會盟

初我國與科爾沁通使往來者數年至是

太祖使人往約與堅和好其部長奥巴遣使齎書來報稱

太祖如青天之上太陽當空衆光盡斂威震列國臣民懾

服普天共主之

聖明皇帝言嫩江水濱科爾沁貝勒等俱欽服

帝命欲修好如約但懼察哈爾及喀爾喀知之興兵侵擾望

陛下籌及

太祖遣巴克什庫爾禪希福往會盟刑白馬烏牛置酒及

骨血土各一器焚香誓曰滿洲科爾沁二國憤察

哈爾侮慢故締結盟好昭告

天地令後若為察哈爾所誘惑私與之和

天地降以災殃如此血如此骨如此土俾墜厥命旣盟之

後始終不渝則

天地佑之永其年子孫昌熾誓畢庫爾禪希福偕科爾沁

使者來我貝勒等亦刑牛馬祭
天地對使者如前誓書而焚之
夏四月甲申朔奉移
列祖陵寢于遼陽
時于
東京城東北之楊魯山營建
陵寢
命族弟鐸弼旺善貝和齊往呼蘭哈達之赫圖阿拉以太

牢祭告
祖陵奉移
梓宮
太祖率諸貝勒大臣出城迎二十里外至皇華亭悉俯伏
道左俟
靈輿過乃起奉安
山陵
太祖跪奠以酒告曰我征明復

祖父讐已得遼陽廣寧祗移寢園安于所得之地惟我祖我父仰達天地永垂佑焉

五月甲寅朔擊敗明兵于輝發地

明將毛文龍令遊擊三員引兵侵我國所屬之輝

發地沿鴨綠江越長白山而至我守將蘇爾棟安擊敗之追逐三日盡殲其衆

秋八月壬辰勦殪明兵于鎮江島中

時毛文龍遣兵渡朝鮮義州城西鴨綠江入島中屯田

太祖命大臣楞額哩武善引兵一千襲之途中獲間諜訊知明兵晝則渡江入島收穫夜則收兵復渡江宿義州江岸楞額哩乘夜進兵潛伏山僻處平旦度

明兵已渡江卒兵疾馳明偵者未及聲礮舉烽燧楞額哩已渡鎮江支流突至其島明將士大驚悉棄戈奔潰楞額哩等于陸地追逐斬五百餘級餘皆爭舟墮水溺死乃盡焚其島中積聚而還是月總兵官額駙何和哩卒初何和哩與費英東額亦都安費揚古扈爾漢佐

太祖成帝業稱五大臣自天命五年後相繼卒五年費英東六年額亦都七年安費揚古八年扈爾漢

太祖聞何和哩卒哭之慟

諭侍臣曰朕所與並肩友好諸大臣何不遺一人以送朕之終耶

天命十年春正月癸亥克明旅順口城

時明兵萬人航海至旅順口葺城駐守

太祖命三貝勒莽古爾泰統兵六千攻旅順口城克之盡殲明兵毀其城乃還是月朝鮮國韓潤因其父韓明璉為朝鮮將所殺同明璉姪韓義逋走來降

太祖以潤為遊擊義為備禦給以妻室田宅衣服器用

三月辛未遷都瀋陽

集貝勒大臣議遷都皆奏曰邇者築城

東京宮室既建而民之廬舍尚未完繕今復遷移又

興大役恐煩勞我國

太祖諭曰瀋陽形勝之地西征明由都爾弼渡遼河路直

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

進且於渾河蘇克素護河之上流伐木順流下以之

治宮室供炊爨不可勝用也時而出獵山近多獸河中水族亦可捕取朕籌之熟矣汝等寧不計及耶庚午

駕自

東京啟行夜駐虎皮驛辛未至瀋陽是日征東海瓦爾喀部之喀爾達富喀納塔裕等攜降附之衆三百三十人以歸

夏四月庚寅勞征克瓦爾喀軍

初

太祖命族弟旺善大臣達珠瑚徹爾格統兵一千五百人

征東海瓦爾喀部俘獲甚衆四月己卯

駕出城迎之翼日至必音地行獵凡四日會於穆瑚覺羅

地刲牛八祭纛畢旺善達珠瑚徹爾格率軍士朝

謁

太祖問曰爾等所向俱利耶旺善對曰仗

皇上洪福所至皆利因叩首

太祖與三臣行抱見禮以獵獲獸百餘及所攜酒二百甕

饗從征士卒及降附戶口還至瀋陽城北岡復以牛羊四十酒四百甕分列四百筵大宴勞之既入城又

賜從征士卒銀各五兩

庚子勗諸貝勒善視卑幼

是日設大宴諸貝勒咸集

太祖訓之曰語云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未之有也吾世世子孫當孝於親悌於長其在禮法之地勿

失恭敬之儀至於燕閒之時長者宜和洽其子弟俾藹然相接翕如歡聚昔我滿洲原與漢人蒙古國別俗殊今共處一城如同室然惟和洽乃各得所焉毋遇卑幼過嚴使無暇豫時則長愛其少以誠意出之少敬其長以誠意將之咸非虛假矣

六月癸卯擊敗明兵於耀州

明將毛文龍遣兵三百夜入耀州城南之蕎麥衛薄官屯寨將踰牆我寨兵未及堵禦有青嘉努納

岱邁圖三人之妻倚車轅於牆以為梯青嘉努妻持利刃率二婦登梯奮擊三百人皆驚墜牆走守耀州城總兵官楊古利率兵追及盡殲之

太祖名三婦奬賚金帛牛馬

賜青嘉努納岱二人妻備禦職邁圖妻千總職尋

命備禦屯布嚕章佳城貝勒實實長子康嘉之子阿爾岱茂海光實等率兵屯耀州修葺其城工未竣明寧遠城山海關兩路兵自天妃宮渡遼河夜半來攻守城諸將擊敗

之追至河干明兵人馬溺死者甚衆獲馬七百甲
胄器械無算乇布嚕等還奏捷
駕出城十里迎勞封牛八祭纛以所獲馬分賚破敵諸將
有差各
賜銀牌一餘馬給散衆軍
秋八月丁丑朔勞征克卦勒察軍
初
太祖遣大臣雅護喀穆達尼率兵征東海卦勒察部俘獲

二十人至是凱旋
駕出城宴勞之
乙酉擊敗明兵於海州
海州所屬甘泉鋪之南有張屯寨漢人謀叛潛通
明將毛文龍文龍遣兵三百乘夜侵寨寨中守兵
與戰斬四人敵敗走海州守將齋薩武爾坤聞礮
聲率兵追之斬一百七十人
癸巳戒臣民嗜酒

因臣民有嗜酒者

頒諭曰爾等曾聞嗜酒之人得何物習何藝有所裨益乎愚者因之喪身賢者因之敗德朕屢聞之矣酒雖爲五穀所造然飢而飲之弗能飽也若餺飥若炊黍均可充飢何不食之而嗜飲酒耶縱飲無節流於汚下或顛仆道路遺失衣冠或毀敗器具消落家業或墜馬傷手足折頸項或爲鬼魅所魘或與人鬬爭以刃傷人而抵罪無論在朝在家每由飲酒被譴於君上失歡於父母兄

弟且至夫飲酒取憎於婦婦飲酒見惡於夫下及僮僕亦不能堪而去之嗜此奚為昔賢云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蓋悅耳之言無補於事悅口之酒有害其身可弗戒哉

冬十月己卯勞征克呼爾哈軍

初

太祖遣第三子阿拜第六子塔拜第九子巴布泰率兵一千由北路征東海呼爾哈部侍衛博爾晉備禦偉齊扎

努塞紐克衷諾通貴尼堪率兵二千由南路征東
海呼爾哈部博爾晉等招降五百戸先還
駕至渾河
御行幄出征諸將率招來頭目朝見
賜宴而還至是阿拜等俘獲一千五百人以歸
駕復出城宴勞之
十一月乙卯發兵援科爾沁
初察哈爾車臣汗卒孫林丹汗立盡奪其叔祖岱

青貝勒所屬錫納明安部衆岱青率六子扎勒布塞稜公格錫達答噶爾瑪武爾占奔附科爾沁貝勒奥巴奥巴遣扎勒布塞稜來謁

太祖賜以蟒衣四鍍金帶二甲十二刀二貂皮百青鼠皮千海豹皮二及銀器緞匹遣還未幾奥巴遣使齎書來告曰昔者刑馬牛歃血盟誓凡被兵必互相救援見九年二月今偵知察哈爾林丹汗欲於次月望乘河冰未結草未枯時來攻我去年

冬

皇帝聞其搆兵即遣伊沙穆馳告我請俟偵實後求助今

敵兵將至乞

命練習火器者千人助我喀爾喀衆貝勒惟洪巴圖魯急

刈其禾欲與我合巴林亦可為我所恃若齋賽巴

哈達爾漢皆欲附察哈爾加兵於我彼果連兵來

宜乘虛襲其後惟仗

睿算焉

大祖覽其書遣使者四習火器者八人齎
書報之曰各國皆
天所命以衆暴寡
天豈容之但當堅守城郭并力擊退彼若損傷兵衆其國且危即無甚損傷知汝難取亦不敢再來侵汝矣昔圖們扎薩克圖汗（林丹汗之曾祖）曾侵輝發國輝發兵五百帶甲僅五十人與之戰不勝而退自後不復敢侵豈非明驗耶凡兩軍野戰譬如投骨之戲或俯或仰勝負難必兵

寡而欲出城野戰者其人必怯圖便於走耳惟據城守禦俟彼力攻不克而退然後乘其疲敝而鼓勇追擊斯能制勝馬爾科爾沁諸貝勒先曾與察哈爾和好後察哈爾復數侵掠汝非爾國先與搆釁也今彼以兵脅爾必曰肯與和好然後退兵夫彼既蓄意侵害即與和好彼遂已乎慎勿為彼所惑爾固守城郭我自來援兵之多寡我能籌之爾可無憂也至是奥巴遣使五人來告

林丹汗舉兵來侵其勢已迫乙卯

太祖親率諸貝勒大臣至開原北關閱兵選精騎五千命三貝勒莽古爾泰四貝勒及台吉阿巴泰阿濟格碩託濟爾哈朗貝勒舒爾哈齊第六子薩哈璘大貝勒代善第三子等統之而往進至農安塔地林丹汗圍與巴所居之格勒珠爾根城已數日攻之不克聞我國援兵至倉皇夜遁遺駝馬無算圍遂解諸貝勒乃振旅還

天命十一年春正月庚午克明覺華島

是月乙酉

諭諸貝勒曰觀古今載籍國雖大而氣數將終則君臣庸暗紀綱倒置至於滅亡國雖小而運祚方興則禎祥洊臻民物蕃盛寖以昌熾今明災異疊見其君臣不務修省終必致

天之罰矣縱國大兵强豈足恃乎（時為明天啓六年）戊午

太祖率諸貝勒統兵征明庚申次東昌堡辛酉渡遼河軍

分左右翼排列曠野南至海岸北越廣寧大路前鋒至西平堡獲明諜者訊之知明右屯衛兵千人大凌河兵五百錦州城兵三千此外人民隨地散處大軍兼程而進將至右屯衛在錦州城東南七十里其城守參將周守廉已率軍民遁明舟運之糧積貯海岸

太祖留將八人率步卒四萬移其糧於右屯衛大軍前進明錦州城守遊擊蕭升中軍張賢都司呂忠松山參將左輔中軍毛鳳翼及大凌河小凌河杏山連

山塔山七城守將聞我軍至皆焚其廬舍糧儲而
遁丁卯大軍至寧遠越城五里横截山海關大路
駐營縱所俘者入寧遠城
告曰我以兵二十萬來攻此城破之必矣爾衆官若降即
封以高爵寧遠道袁崇煥答曰
汗何故遽爾加兵耶錦寧二城乃
汗所棄之地我脩治之義當死守豈有降理且稱來兵二
十萬虚也料不過十三萬我亦豈以為少耶

太祖遂命軍中治攻具戊辰軍士薄城下奮力攻擊時天寒土凍鑿城已穿而不墮崇煥與總兵滿桂叅將祖大壽嬰城固守火器礮石齊下力拒不退我軍失利翼日再攻仍不克計攻城二日傷我遊擊二人備禦二人兵五百

太祖不懌累日

諭諸貝勒曰朕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獨寧遠一城不能下耶是時山海關以外明兵所

需糧草俱由舟運積聚海中覺華島在寧遠城南六十里
太祖命大臣武訥格率八旗蒙古更益滿洲兵八百往征
覺華島見明防守糧儲參將姚撫民胡一寧金冠
遊擊季善吴玉張國青統兵四萬營於冰上鑿冰
十五里為壕衛以車楯我軍從未鑿處進擊敗其
兵盡殲之又二營列於島上遂衝入亦盡殲之焚
其船二千餘及糧草千餘堆乃還
夏五月丙午征巴林部凱旋

初喀爾喀衆貝勒與我國盟誓征明則并力同征議和則相約同和見四年十一月後衆貝勒背盟私與明和殺我國斥堠軍獻首於明受其重賞又屢刦我國使者財貨牲畜四月丙子

太祖率大貝勒代善等統軍征之丁丑出十方寺邊渡遼河駐營

命諸貝勒率精騎疾馳

太祖親統軍繼之己卯分兵八路並進

四貝勒及二貝勒阿敏台吉阿濟格碩託先至巴林部貝勒囊努克寨囊努克引從者數人棄寨走我諸貝勒追及之囊努克且戰且走四貝勒突前引滿射囊努克中矢墜馬死大軍繼至取環近屯寨收其畜産辛巳命大貝勒二貝勒四貝勒台吉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碩託薩哈璘率兵萬人征錫喇穆掄

諭以馬力乏即還
命三貝勒莽古爾泰及八旗諸將統兵二千繼進前行諸
貝勒未至其地以馬力乏而返三貝勒乘夜行與
諸貝勒路相左遂至錫喇穆掄獲畜産無算乃還
與大軍會
太祖旋師至瑚琿河駐營五月壬寅朔刲牛八祭纛癸卯
以所獲牲畜分
賜將士有差是日巴林部貝勒古爾布什所屬塔布囊拉

班及其弟得勒格爾率百戶來降丙午
太祖聞鞍山驛有警夜還瀋陽
命諸貝勒率兵趨鞍山至中途聞敵已遁乃還
癸丑擊敗明兵於薩爾滸
先是明將毛文龍遣兵侵鞍山驛我守將巴布泰
率兵擊敗之斬級千餘擒遊擊李良美至是文龍
又遣兵侵薩爾滸乘夜攻城之南門城中矢礮齊
下明兵稍郤我總兵官巴篤禮從山而下大呼直

前遂擊敵潰遁復率兵追斬二百餘人

戊寅宴賚科爾沁來朝部長

科爾沁貝勒奥巴來朝

太祖命諸貝勒出迎遇於開原中固城宴之至范河郊奥

巴亦宰牛羊款諸貝勒諸貝勒再設宴荅之

太祖出城迎十里許

御帳殿奥巴率從者列帳前偕其弟和爾和岱拜斯噶爾

向前叩首奥巴復趨前再拜行抱見禮次及和爾

和岱拜斯噶爾各行禮獻紫貂皮紫貂裘及駝馬跪奏曰我國所有之物悉為察哈爾喀爾喀掠去無堪進獻者

太祖曰彼二部落原為貪得而來掠爾所有不待言也今爾無恙得與我相會足矣遂大宴之

賜雕鞍馬匹有頂帽蟒衣金帶與巴曰今蒙

賜太重恐他日仍當取還故且喜且訝未敢深信也

太祖曰此微物耳何足為意嗣後常有賚予或係隨便持

賜其物未必盡佳若見諸貝勒中衣服器具之佳者即
向索取當不爾靳也
命同入城每日筵宴優禮之奥巴令和爾和岱拜斯噶爾
問諸貝勒曰
皇帝曾許妻我女果爾我當以禮娶也諸貝勒以其言奏
太祖乃以台吉圖倫貝勒舒爾哈齊第三子女妻之大宴成禮越十
餘日刑白馬烏牛祭告
天地與奥巴盟曰我本順

天安命之人因明國與察哈爾及喀爾喀陵侮太甚難於
隱忍乃昭告於
天
天遂佑之科爾沁部與巴為察哈爾喀爾喀連兵侵掠積
慦憤亦蒙
天佑來與我同謀國事彼此俱受困阨之人葢
天俾相合也既盟後子孫有渝盟者
天降災危惟克守盟好

天自永為眷顧焉與巴誓曰我科爾沁諸貝勒未嘗構釁

於察哈爾喀爾喀乃欲求安好而不可得自扎薩

克圖汗以來侵掠無已時我達賚台吉無辜被殺

後齋賽又以兵來殺我六貝勒我等因與彼絶交

彼又合兵而來欲殺掠賴

皇帝助兵我得免於難以故來此訂盟若渝盟負

恩與察哈爾喀爾喀私和

天降之罰俾罹災害惟永守盟好

天亦永為眷顧焉時盟於渾河岸對
天焚香獻牲
太祖率奥巴行三跪九叩首禮以誓書宣於衆焚之戊寅
張筵宴
諭曰為惡者
天譴之其國衰敗為善者
天佑之其國熾昌總之主宰在
天察哈爾侵掠科爾沁離散其兄弟及屬下人貝勒奥巴

獨力拒敵賴
天佑之俾免於難來歸附我朕今賜號土謝圖汗以仰承
天意焉並
賜其兄圖美號岱達爾漢弟布達齊號扎薩克圖杜稜和
爾和岱號青卓哩克圖各
賜鎧甲蟒衣銀器雕鞍緞疋皆叩謝而退及奥巴辭歸
太祖率貝勒大臣送至蒲河之南岡
六月乙未朂諸貝勒毋習逸樂

諭曰昔我寧古塔貝勒及棟鄂完顏哈達葉赫烏拉輝發蒙古諸國俱溺於貨財輕忠直尚貪邪兄弟之間相爭相害以致敗亡朕有鑒於此豫定規制令爾八家（即分主八旗之八和碩貝勒）遇應得之物毋私取悉均分之若屬下之人有以婦女及良馬進者厚償其直凡行間所獲亦毋藏匿必分給於衆尚公忠而輕財貨朕屢以訓示慎勿忘之至兄弟中或有過即當直諫惟能極力規諫弗為含容乃可同心共事古語云貌言華也直言實也甘言疾

也苦言藥也又云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既形者下也知而不諫非忠臣也凡事勿謂其小而無害由小而大以致敗國者多矣自古聖君賢相皆由困而亨舜發畎畝傅說版築膠鬲魚鹽百里奚飯牛蓋君相之任大任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心志使之徧慮事物而內不得安勞筋骨餓體膚使之備閱艱辛而外不得逸由是而為相必能通達國事由是而為君必能洞悉民隱

天鑒我國之民困甚誕降朕躬俾歷艱難推己之心以安兆庶朕艱苦撫集之國恐爾諸貝勒忘其所由習於逸樂致國人即於顛危故諄諄告誡昔金世宗謂太子曰治國者當以賞示信以罰示威俾商賈積貨農夫積粟爾諸貝勒能守是言以承我基業朕懷始泰然矣遂書此訓詞

賜諸貝勒

秋七月己亥勗羣臣公正察屬

諭曰朕承

天意悉秉至公有功者必賞雖讐不念有罪者必懲雖親

罔恤以是為是以非為非故蒙

天眷佑遼東之地盡畀於我今爾諸臣倘不以公正為心

忠邪莫辨法紀廢弛則

天賜朕躬福祚將自爾等虧損之矣一國之衆八旗分隸

每旗之下五甲喇分隸每甲喇之下五牛录分隸各於

所屬之人詳加曉諭遞相稽察有惡必懲則盜賊奸宄

何自而生哉夫惟已不正乃不能察人耳已既正矣復何所畏忌而不察舉乎今滿漢一家若屯戍更番之兵及離隊伍獨行之兵掠取新附漢人牲畜衣服豪國孰甚不嚴懲之管旗大臣以下各官俱有罪焉且爾諸臣嘗有誓言惟君所賜予及所應得者則受之至民間財物雖分金尺帛必不妄取則孰賢孰否可即以是區別何互相隱蔽為他人所訐發而自取罪戾乎

臣等謹按明臣袁崇煥傳載天啟四年五月明

將毛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
大清國東偏為守將擊敗衆盡殲所稱東偏即輝發地也
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為守
將所覺潜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
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敗歸六年五
月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
襲薩爾滸河攻城南為守將所却所載先後年
月與

實録悉合蓋崇煥初受事即以文龍擁衆糜餉欲誅之而
是時廷議方以其所居東江形勢足以牽制我
朝而文龍亦自恃其癸亥年詐取鎮江之功每有奏
報輒多殺降人難民以冒功覬熊廷弼海州不
宜輕舉之奏及貽書朝士云文龍鎮江之捷自
為奇功乃實奇禍蓋深斥其激怒我
朝致四衛軍民誅戮殆盡因以灰東山之心寒朝鮮
之膽奪河西之氣不可謂見之不早也至寧遠

之役史稱崇煥集將士刺血誓守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傷我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却圍遂解比分兵覺華島崇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時我

太祖高皇帝以攻城兩日不克意不懌乃潛師至覺華島襲擊之而數萬軍民及舟車糧草掃蕩殆盡

六師所移轉敗為功捷于影響於此益見

神謨淵默制勝出奇並非在廷諸臣所能窺測萬一乃知

黄道周所云不須一戰而拱手以送者不獨廣寧為然也初議遷都瀋陽時貝勒大臣咸謂大役頻興恐勞我國而

聖心規畫形埶計出萬全遂定都

盛京創興

社稷

宗廟之制伏惟

肇造經營視前古創業帝王難逾百倍而思艱圖易一歸

本于承

天命凛

天鑒與二典三謨之旨相為表裏

丕基既建用

垂訓億萬載子孫臣庶俾世世法守真

天生聖人邁古今而立極者矣

皇清開國方略卷八